



我爱这里的大森林

梁 泊
中国林业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横卧我国东北边境的长白山，有着莽莽苍苍的密林和巍峨的高山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植物园和动物园。这里有红松、鱼鳞松、红皮云杉、白桦、水曲柳等贵重针、阔叶树种，有多种植物和中草药，还有许多珍贵的动物，如紫貂、东北虎、梅花鹿等。长白山是鸭绿江、松花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，秀丽的天池象一颗明珠镶嵌在山顶上。

本书以故事的体裁、丰富的内容、有趣的情节，把我和书中的小主人公一起带到长白山去旅行。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不少的林业科学知识。这是青少年一本较好的林业科普读物。

我爱这里的大森林

梁 泊

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朝内大街 130 号）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昌黎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4 印张 62 千字
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昌黎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7,000 册
统一书号 16046·1137 定价 0.43 元

目 录

1. 路上.....	1
2. 博学的老爷爷.....	9
3. 登山.....	19
4. 岳桦林.....	27
5. 三江之源.....	34
6. 伐木人.....	40
7. 佳肴.....	48
8. 林中一口.....	56
9. 新城.....	63
10. 参园行.....	70
11. 森林药库.....	79
12. 蘑菇.....	87
13. 虎.....	95
14. 两只眼睛.....	103
15. 软枣子.....	111
16. 希望.....	119

1. 路 上

火车在原野上疾驰，车轮隆隆地响着。车厢里杂乱一阵之后，人们的喧哗声，逐渐低了下去，棚顶上的灯光也变暗了，近处传来旅客的鼾声。

我把头探出窗口，黑沉沉的夜幕笼罩着大地，隐约能见到的只是迅速向后倒去的路边树、电线杆子、火车行进标志，还有转瞬即逝的小站灯光……

连友象个老练的旅行家，把背包往钩上一挂，脑袋埋在怀里睡着了。

此刻，我想起妈妈来，她一定坐在桌旁，默默地思念着在旅途中的儿子吧……

我早就合计好了，暑假里，去长白山旅行。那里有巍峨的高山，美丽的天池，茫茫的林海，秀丽的风光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……

记得，老师曾经讲过一课《森林是生命的摇篮》。很多侨居海外的华人子孙，跋山涉水，万里迢迢回

到祖国来，寻找他们的“根”。而人类的根又在哪里呢？

无疑的是，这个根就在森林里。森林象母亲一样，用它的身躯和乳汁养育了自己的儿女。人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，人类的祖先，生活在森林中，吃的是树木的果实和飞禽走兽，穿的是树叶和兽皮，住在大树上。

锋利的石片，是人类最早的工具。最初，人们想把石头用柔韧的树条捆在木棍上，很不牢固。于是，他们把石片嵌进裂纹的树干里，几年之后，木质包住石片，就制成斧头了。

人类发现火，是从雷击或火山爆发引起的森林火灾的自然现象中受到启发的。火可以取暖，吓跑野兽，烤制熟食。钻木取火是人类的伟大发明之一。直到今天，人类社会已经高度发展了，但是，斧头和火还是人的朋友。

为了这个原因，我想去看看森林。可当我同妈妈商量的时候，她不理解我，只是摇着头，不肯答应。

“那里山高路远，老林里不安全，你爸爸又不在家，我不放心！”

“妈！我已经十四岁了！”我要求着。

妈妈板起面孔：“再大点，也是孩子呀！”

“我又不是一个人，还有连友搭伴儿哩！”

妈妈的嘴巴闭住了，她知道，王连友是我的好朋友，父母都住在长白山脚下的松江河镇，他一个人陪奶奶住在长春。

连友是班上的优秀学生，能讲很多山里的故事，他讲时，妈妈也听得非常入迷，问这问那哩！另外，还有一层关系，连友的爷爷同我爸爸在一个单位工作，是个人人皆知的学者。

也许是这个原因，妈妈没有立刻反驳，她提起挎包上街了。连友跑来告诉我，他亲眼看见我妈进了邮局的电话间，大概是打电话找爸爸商量了。

过了一天，连友跑来说：“我爷爷要去长白山考察，他愿意带咱俩去！”

“我妈还没答应呀！”我皱起眉头。

“会答应的，一切都会顺利的！”连友安慰我说。

果然，当天晚上，来了一位瘦瘦的老头儿，坐在客厅里，同妈妈谈了许久，屋里不时传出他朗朗的笑声。后来，我才知道那就是王爷爷。

妈妈答应了，我真高兴呀！王爷爷有事，提前去通化了，答应到松江河聚齐。

去火车站的路上，妈妈不住嘴地嘱咐着，我只好一一应承，不愿惹妈妈生气。

如今好了，火车轮子就在脚下，“咯登登”地响着。新生活开始了，我却久久平静不下来。

后半夜，一轮弯月从天际升起，车窗外蒙上一层柔和的月光，朦胧中，闪现着山丘的轮廓和黑黝黝的丛林。车窗开着，时而吹来野花的清香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和连友在通化车站的候车室里等



车，准备两小时以后，乘坐到白河的火车，继续赶路。

“吃吧！”连友推给我一个面包说，“还有一天的路哪！”

我不想吃，可是看见连友那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不由得有些羡慕他。我咬了一口，嘴里干得厉害，好象是今天比往日的唾液都少了似的。连友看着我的样子，跑去买来一杯茶水，我好歹总算把面包吞下去了，弄得肚子很不舒服。

“头一次出门吧？”身旁一位中年人笑着问我。

我看他一眼，点了点头。这是个壮年男子，满脸黝黑，身边放着个大帆布兜子，里边有好多油腻腻的机器零件，手大得象个小簸箕。

“叔叔！您上哪儿？”我猜他准是个伐木工人。

他用宽厚的大手，摸摸下巴：“松江河，我是沟里的工人！”

在搭讪中，我知道他姓张，叫张大山，是白西林场的工人，因为油锯坏了，到山外去买零件的。

火车又要开了，张大山和我俩握了握手说：“再见吧，小朋友，两山到不了一起，两人总有见面的日子！”

“再见！再见！”我俩都招了招手。

我和连友刚坐下，迎面走来一个五十上下的山里

人，他浓眉大眼，满脸络腮胡子，手里提着一条棍子，肩上挂着个鼓鼓囊囊的褡裢。

连友站起来：“老齐大伯！您这是上哪儿啦？”

听见叫声，这位大伯乐呵呵地大步走过来：“连友啊！放假了？”

“嗯！”连友把身子往窗口挪了挪，让老齐大伯坐下，然后转脸对我介绍说：“老齐大伯是挖人参的，我爷爷的好朋友！”

老齐大伯坐下来，瞧着我问：“也是咱松江河的？好象没见过呀！”

“他是孟祖斌的儿子，我的同学，一起到山里去！”连友对老齐大伯说，我觉得有些奇怪，连友干啥要提起我的爸爸呢？

老齐大伯眯起眼睛，想了一会儿，用手拍着大腿说：“你是文欣吧！我和你爸爸是老交情了，头几年，他上山来，还是我给他当的向导呢！”

我也想起来了，有一次，爸爸带回好多山货，尤其是那猴头蘑菇炖狍肉，我就吃个没够哩！爸爸提起过他，也讲起过他们在山里的有趣生活。

“老齐大伯，你现在还挖参吗？”我问。

“挖参种参，那是我的老行当了！”他开朗地笑着，

回过头去问连友，“你爷爷身子骨还好吗？”

连友伸出大拇指头：“硬朗着呢，今年又回来了！”

“啥时候？”

连友告诉他：“他老人家也许早到家了！”

火车在山野里爬行着，它好象很费力，火车头“吭吭”地喘着气，车速也减慢了。我贪婪地看着窗外的景色，满山的绿树，颜色层次分明，有的叶子象巴掌，有的叶子象一束束绿色的针，有的枝头开着白拉拉的小花，有的垂挂着圆圆的野果。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，实在太美了。

沿路还见到很多煤矿，油黑油黑的煤块堆在路边，等装待运；常常有逆行的货车，带着啸声飞驰而过，上边装满木材和山货，那是要运到城里去的。

“砬子！”连友突然说。

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车就开始减速，慢慢停下来。原来，这个小站叫砬子。我感到奇怪，怎么会起这样一个怪名字呢？

老齐大伯给我解释说：“你家烧过硬煤吗？那就是砬子！”

我说：“烧过，好象石头，火苗儿可旺哩！”

“对！就是这里出的，这个站名就是因为出砬子煤

而起的！”他一边用纸条卷着烟，一边说，“这山可全是宝啊！你去瞧瞧吧！”

“等我毕了业，就回家乡来，当一名林业工人！”连友热情奔放地说，“这里有大森林，有珍奇的动物，有名贵的中草药……”

我插了一句：“你不想上大学啦？”

“想！上完大学再回来，象你爸爸和我爷爷一样！”

“是呀！老科学家研究森林四十年了，还舍不得离开长白山！”老齐大伯神色严肃地说，“他是铁了心，不把咱林区建设好，绝不罢休！”

从老齐大伯的话里，我明白了一些道理，是呀！我长大了，也一定做个象王爷爷和爸爸那样的人。

列车一直朝山里爬，我感觉到了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车窗外边出现了陡峭的悬崖。远处山脚下，隐现着一条河，有时可以看见一条小木船，在水波中荡漾，渔夫甩下渔网。

老齐大伯说：“闭上眼睛，歇一会儿吧，过了小山村，就到松江河了！”

连友睡了，老齐大伯也闭上了眼睛。

我还是不想睡，尽管眼角发痒，却一直睁着眼睛。

窗外是蓝天白云和此起彼伏的山岗……

2. 博学的老爷爷

从松江河车站下车，火车喷云吐雾地朝白河方向开去了。

我俩同老齐大伯挥手告别，他一再嘱咐我们，抽空到参场去找他。

“走！随我来。”连友抄起我的背包，招了招手，我们沿着平坦的马路走去。

这座林业新城座落在森林腹地，环境幽美，很有特色，四周郁郁葱葱，一片碧绿。天空象刚刚洗过一样，团团白云悠然飘动着。尽管正是盛夏季节，这里并不燥热，微风拂动，送来了湿润的气息，也送来诱人的花香。

“真美！”我赞叹着，深深地呼了一口气，仿佛胸膛宽敞了好多。

连友笑了：“比长春咋样？”

让我说什么好呢？长春是个工业高度发展的城市，

有繁华的市街，有漂亮的林荫道，有高楼大厦，有热闹的工厂区，还有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……这些，当然比林区现代化；可是从环境上看，那就差多了。由于工厂里烧煤燃油，人们做饭取暖，还有其它种种原因，天空总是灰蒙蒙雾沉沉，难得看见清澈蔚蓝的天空和白如棉絮的云团。

“记得咱们从前常去钓鱼的小河吗？”连友提醒一句。

我皱起眉头：“被臭水污染了，黑糊糊地直冒泡儿！”

“还有你晾在院子里的白衬衣呢？”他看着我身上的衣服。

“真讨厌，还没晒干，就落满黑点，城里的污染真厉害！”

我俩一边说着，一边穿过绿色的林荫路，在栽满小柏树的篱笆墙中间穿过，走进一座挂满紫色喇叭花的院落。

一只小花狗摇着尾巴扑过来。

窗口处探出一张小脸来，喊着：“妈！哥哥回来了！”

随着叫声，连友妈妈两手粘着面糊，腰间系着布围裙，笑咪咪地走出来：“这就是文欣吧，快进屋来歇



歇脚！”

我鞠了一躬，叫声：“王伯母！”

“妈！爷爷到家了么？”连友打量一眼屋内。

王伯母往里间屋一指：“刚进屋，放下东西，就到河边去了！”

连友拉着我的胳膊，往外边跑边说：“走，找我爷爷去！”

跑着，跑着，觉得身后有人跟着，我回头看去，小花狗跟来了，它摇头晃尾地蹦跳着，在连友身边撒欢儿。

一口气，我俩跑到河边，清澈的河水哗哗流淌着，仿佛唱着一只歌。水中的青草和圆圆的卵石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不时有几尾小鱼，从水面上探出头来，溅起圈圈波纹。

河岸上，长满灌木丛，有的开着簇簇白花，有的结着一团团红浆果，摘下几粒尝尝，甜滋滋的。籽儿很硬，一咬“咯吱咯吱”地响。

连友警告我说：“不要随便乱吃！有的毒性大，吃了会拉肚子的！”

我俩正在说话，小花狗“汪汪”地叫着，沿河跑去。我抬头看见了王爷爷——那天找妈妈的瘦老头儿，满



头白发，戴着银边眼镜，稀疏疏的几根胡须，正站在垂柳底下，向河对岸眺望。

“爷爷——”连友喊一声。

我俩一齐跑过去。

“啊哈！你俩倒是来得快呀！”他慈祥地笑着，然后对我说：“你妈妈同我订了合同，要带好你哩！”

我笑了：“我妈总是不放心！”

“嗯！不放心是正常现象，但也不应该把儿女，象小鸟一样关在笼子里，与世界隔绝！”王爷爷说着，用拐棍指向右边说，“到那边树林里去看看！”

王爷爷很健谈，也很诙谐。虽然，刚开始，我还有点拘束，可走一段路以后，就变得随便了。

“孩子们！我提个问题，你俩回答好么？”王爷爷停住脚步问。

连友催促着：“啥问题？”

“森林是什么？”王爷爷微笑着。

“森林就是树木。对了，森字三个木，林字两个木，就是好多好多的树木！”连友回答了。

王爷爷摇摇头：“文欣！你说呢？”

我认真的思考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森林里有树木，有藤萝，灌木，蒿草野花，飞禽走兽，昆虫……”